



作品集 第一辑

奇门狐变

QIMEN HUBIAN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神秘+惊险+离奇

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门; 狐变/卫斯理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2. 12

(卫斯理作品集, 第1辑)

ISBN 7-80128-404-6

I. ①奇... ②狐...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775 号

京图字: 01—2003—1179 号

本作品(《卫斯理科幻系列》)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毛家华

封面设计/嘉 雯

策 划/嘉 雯

装帧设计/嘉 雯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http://www.zgyscbs.com>

电话: 64924716 64924761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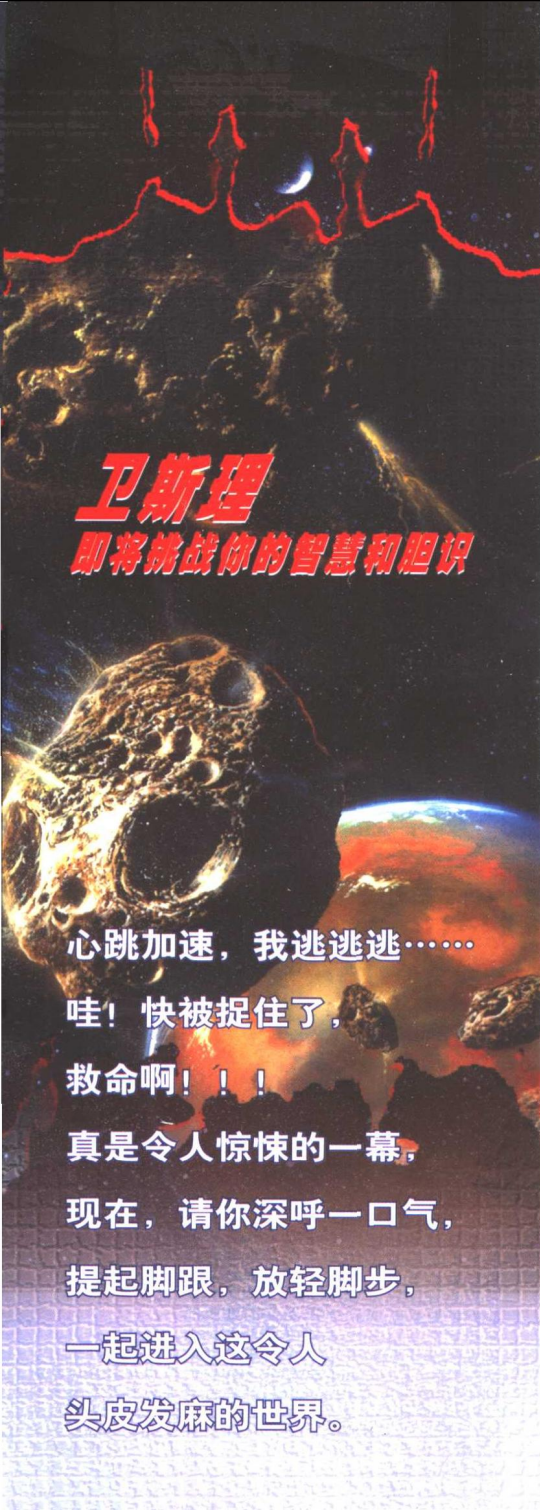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880 × 1168 毫米 32 开 160 印张 42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40 元(全 20 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卫斯理

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心跳加速，我逃逃逃……

哇！快被捉住了，

救命啊！！

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

现在，请你深呼一口气，

提起脚跟，放轻脚步，

一起进入这令人

头皮发麻的世界。



作品集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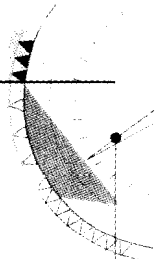
花奇人
地底血
妖蓝蜂
奇透明
沉地心
地规大
古原红
新眼连
寻找

神素灭
归壳变
谜猫磁
神具理
人藏相
墓运
猴神
探险
魂魄
散
林与白
毁之
回贝
狐室
之
老魔
瘟玩
卫斯理
少年第
二迷
真盗
命
愿继续
飞魂

第二辑

者使
天使
地狱
套子
灵女
统双
星常
园
变黑
迷尸
后洞
天招
茫

手数人
手惑
谋码
物梦
星座
太阳
方星
记照
刑友
誓宝
杀劫
离支
错蛊
阴杀
密怪
寻灵
星假
太秘
巨头
犀极
笔毒
异



第一部 价值连城的红宝石

有的时候，人生的际遇是很难料的，一件全然不足为奇的事，发展下去，可以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像“奇门”这件事就是。

在这几个月中，新的奇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实在是一件神秘之极的事，所以使我非将之先写出来不可，这件事，就是现在起所记述的“奇门”。

必须要解释的是：“奇门”两字，和中国的“奇门遁甲”无关，它的意思，就是一扇奇怪的门而已，当然，一切奇怪的事，也都和一扇奇怪的门略有关联。

闲言少说，言归正传。

整件事，是从一辆华贵的大房车开始的，不，不应该说是从那辆房车开始，而应该说，是从那只突然从街角处窜出来的那只癞皮狗开始。

事情开始的时候，我正驾着车子，准备去探望一个朋友，那朋友是集邮狂，他说他新近找到了一张中国早期邮票中的北京老版二元宫门倒印票，非逼我去欣赏不可，我对集邮也很有兴趣，自然答应了他。

但是，当我离家只不过十分钟，车子正在疾驰中的时候，一只癞皮狗突然自对面窜了过来，如果我不让它，那它一定要被车子撞得脑浆迸裂了。

我对驾驶术十分有研究，要在那样的情形下避开这样的一条冒失癞皮狗，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当我的车头一



侧，恰好避过了那头癞皮狗时，横街上的一辆灰白色的大房车，突然冲了出来。

我连忙刹车，可是已经迟了。

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蓬”地一声响，两车相撞，我的车子已然停了下来，但是那辆大得霸道的房车却还未曾刹住，它向前直冲而出，撞在对街的一只邮筒之上，将那只邮筒，撞成了两截。

我连忙跳下车，赶过了马路，在大城市中，一有了什么意外，看热闹的人，便会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当我奔到了那辆房车旁边的时候，已经有十多个人聚集在车子的旁边，我向其中一个看来十分斯文的人一指，道：“别看热闹，快去报警！”

那人呆了一呆，但立时转身走了开去，我又推开了两个好奇地向车中张望的人，打开车门，在司机位上坐着的，是一个穿着十分华丽的中年妇人。

那时候，她已经昏迷了过去，额角上还有血流出，车头玻璃裂而未碎，看来她的伤势，也不会太重，几分钟之后，救伤车和警车也全都赶到了现场。

各位如果以为这件事以后的发展，和那个驾车妇人，或是那辆车子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料错了。我一开头已写明白，事情只不过从那辆大房车开始而已！

警车来了之后，我是应该到警局去一次的，我可能在警局耽搁不少时间，所以我先要打电话去通知我那位集邮狂的朋友，我和一位警官打了一个招呼，便向最近的一家杂货铺走去，去借电话。

我还未曾走到杂货铺，有两三个顽童，在我的身边奔了过去，其中一个且撞了我一下！

当那个顽童一下子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唯恐他跌倒，所以伸手将他扶住，可是那顽童却将他手中的一封信，迅速地抛

在我的脚下，用力一挣，逃走了！

我呆了一呆，弯身从地下拾起那封信来，那封信的信封是很厚的牛皮纸，一看便知道那是用厚牛皮纸自制而成的，而且，整封信都相当沉重，我伸手捏了一捏，信封中好像不止是信，而且还有一些坚硬的物事。

那些坚硬的物事，看来像是一柄钥匙。

我在才一看到那封信的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那顽童一被我扶住，就要将信抛掉，但是当我向信封上一看之际，我便明白了那顽童为什么惊惶失措了。

刚才，那辆大房车在打横直冲过马路时，撞在那邮筒上，将邮筒撞成了两截，有不少信散落在地上，看热闹的顽童便将之拾了起来。而他们拾信的目的，也非常明显，因为那封信上的邮票已被撕去了！

信还在邮筒之中，信封上的邮票，自然是还未盖过印的，虽然是小数目，但在顽童的心目中，已是意外之喜了。

我当时拿了这封信在手，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想立即将之送回邮筒去，可是我却立即改变了主意，因为那顽童撕邮票的时候，十分匆忙，所以，在将邮票撕下的时候，将信封上的牛皮纸，撕去了一层，恰好将收信人的地址，撕去了一大半。

信封上全是英文写的，在还可以看得到的字迹上，显示出信封是寄到一个叫作“毕列支”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地球上的那一角落，我无法知道，因为纸已被撕去了一层。

而收信人的名字还在，那是“尊埃牧师”，而且，发信人的地址，也十分清楚，那就是离此不远处，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那条街的。在发现了那些之后，我改变了主意，将那封信，放进了我的袋中。

我当然不是准备吞没那封信，而是因为那封信，已无法按址寄达。而那封信之所以不能寄达目的地，是由于顽童撕去了邮票时弄坏了信封，顽童之所以能得到这封信，却是因为那辆



奇
門

大房车撞坏了邮筒，而大房车又是在和我相撞了之后，才撞向邮筒的，所以追根究源，全因我的关系。

我心中已打定了主意，等我在警局的手续完毕了之后，我便去访问那位发信人，请他在信封上加上地址，那么我就可以将信贴上邮票，再去投寄了。

我在杂货铺中打好了电话，又驾着自己的车，和警车一齐同到了警局，在警局中，我已知道那个妇人只不过受了一点轻伤，已经出院回家了。

我在警局也没有耽搁了多久，便已办完了手续，我走出了警局，我的车子只不过车头上瘪进了一块，并没有损坏，所以，我很快就来到了那封信的发信人地址。

那是一幢十分普通的房子，坐落在一条相当幽静的街道上，我上了三楼，按了门铃，门打开了一道缝，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问道：“找谁啊？”

我看了那封信，才道：“我找米伦太太，她是住在这里的，是吗？”

我自然根本不认识那个米伦太太，只不过因为那信封上写着，发信人是“图书路十七号三楼”的米伦太太而已。

那小姑娘一听，立时瞪大了眼，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神色望着我，道：“你找米伦太太？你怎么认识她的？从来也没有人找她的，你是中国人，是不是？”

她向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直到她问到了我是不是中国人之际，我才发现那小姑娘虽然也是黑头发，黑眼睛，但是她却并不是中国人，她可能是墨西哥人或西班牙人。

那小姑娘望着我时的那种讶异的神情，看来十分有趣，我点头道：“是的，我是中国人，米伦太太是什么地方人，西班牙还是墨西哥？”

那小姑娘道：“墨西哥，我们全是墨西哥人，你是米伦太太的朋友？我们从来也未曾听说她有中国朋友！”

我无法猜知那小姑娘和这位米伦太太的关系，而那小姑娘又像是不肯开门给我，所以我不得不道：“我可以见一见她么？”

“见一见她？”小姑娘立时尖声叫嚷了出来，同时，脸上更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色来，像是我所说的，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一样，但是我所说的，却是最普通的事，我只不过想见一见米伦太太而已。

或许，这位米伦太太，是一位孤独的老太婆，或者，她是一个很怪的怪人，因为那小朋友说她是从来也没有朋友的，但是，听了我的话之后，反应如此之强烈，这却多少也使我感到一点意外，不知是为了什么。

我重复道：“是的，我想见一见她，为了一件小事。”

“可是，”那小姑娘的声音，仍然很尖，“可是她已经死了啊！”

“死了？”我也陡地吃了一惊，这实在是我再也想不到的一件事，我本来立时想说“那不可能”的，但是，那小姑娘的神情，却又绝没有一点和我开玩笑之意。

“是啊，半年前已经死了。”那小姑娘补充着说。

我更加怀疑了，我道：“这不可能吧，我知道她寄过一封信，是寄给尊埃牧师的，那封信，只怕是今早投寄的，她怎可能在半年之前，已经死去？”

那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这封信……是我寄的。”

我更加莫名其妙了，道：“可是，那封信却注明发信人是米伦太太的，小妹妹，你可有弄错么？”

小姑娘总算将门打了开来，一面让我走进去，一面道：“你是邮政局的人员么？事情是这样的，米伦太太——”

她的话还未曾讲完，便听得厨房中传来了一个十分粗暴的女人声音，问道：“姬娜，你和什么人在讲话？”



“妈妈！”小姑娘忙叫着，“一位先生，他是来找米伦太太的！”

那小姑娘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名字，我向厨房望去，只见一个身形十分高大的妇人，从厨房中走了出来。

我连忙准备向那妇人行礼，可是当我向那妇人一看间，我不禁大吃了一惊！

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如此难看的女人。姬娜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小姑娘，而她竟叫那么难看的女人为“妈妈”，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一件怪事！

虽然明知道这样瞪住了人家看，是十分不礼貌的事，但是我的眼光仍然停留在那妇人的脸上，达半分钟之久。

我绝不是有心对那妇人无礼，而是那妇人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是以我在一望到了她之后，我的眼光竟然无法自她的脸上移开去，好在这时是白天，如果是黑夜的话，我一定会忍不住高声呼叫起来的。

而且，必须明白的是，我却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

我不但胆子不小，而且，足迹遍天下，见过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事，可是就未曾见过一个那么可怖的妇人，她头部的形状，好像是用斧头随意在树上砍下来的一段硬木，她一只眼睛可怕地外突着，而另一只眼睛，则显然是瞎的，眼皮上有许多红色的瘰癧。

她的鼻子是挺大的，再加上她厚而外翻的上唇，就这两部分来看，她倒像是一头狒狒——虽然她的眼睛，比狒狒还要可怕得多，她的牙齿参差不齐。

她这时，正用围裙在抹着湿手，而且，我还看到，在她的脸上和手上，有着许多伤痕，像是刀伤。

当我从震惊中定过神来之际，我看到那妇人可怕的脸上，已有了怒意（那是加倍的可怕）！

她那一只几乎突出在眼眶之外的眼睛瞪着我，哑声道：

“你是谁？你来和我的女儿说些什么事情？”

那小姑娘——姬娜则叫道：“妈妈，这位先生是来找米伦太太的，他提及那封信，妈，你还记得么？就是米伦太太临死前叫我们交的信，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直放了半年，到今早才找出来。”

我多少有点明白事情的真相了，米伦太太，可能是和姬娜母女一齐居住的一位老太太。而这位老太太在临死之前，曾托她们交一封信，而她们却忘记了，一直耽搁了半年之久，直到今天早上才找出。

而当这封信还在邮筒之中，尚未被邮差取走之时，那辆大房车便将邮筒撞断，这封信因为十分重，所以邮票也贴得多些，是以被顽童注意，将之偷走，而又将上面的邮票撕去，因之弄得地址不清。

而也因为这一连串的关系，我才按址来到了这里，见到了可爱的姬娜，和她那位如此可怕的母亲。

我想通了一切，刚想开口道及我的来意时，那妇人已经恶声恶气地道：“那封信有什么不妥了！你是谁？”

我勉强在我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来，道：“有小小的不妥，夫人。”我又取出了那封信，道：“你看，信封上的地址被撕去了，如果你记得信是寄到什么地方去的，那么，就请你告诉我，谢谢你。”

我已经准备结束这件事了。

因为，那妇人将地址一讲出来，我写上，贴上邮票，再将其投入邮筒，那不就完了么？

我心中在想，总不会巧成那样，又有一个冒失鬼，再将邮筒撞断的！

那妇人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其实十足像是被人捏住了喉咙时所发出来的喘息声，她道：“信是寄到什么地方去的？米伦太太还有什么寄信的地方？那当然是墨西哥了，你快走吧，

别打扰我们了！”

她虽然下了逐客令，但是我还是不能不多留一会儿。

我又道：“那么，请问是墨西哥什么地方？因为信上的地址，全被撕去了，只有‘毕列支’一个字，那可能是什么桥吧？”

那妇人瞪着她那只突出的单眼，道：“墨西哥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姬娜你可知道么？嗯？”

姬娜摇着头，她那一头可爱的黑发，左右摇晃着，道：“我不知道，妈妈，我从来也没有注意过。”

那妇人摊开了手，道：“你看，我们不知道，你走吧！”

在那一刹间，我也真的以为事情没有希望了，而且，我已知道那封信是被积压了半年之久的，就算有什么急事，那也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所以，我已准备躬身退出。

可是，就在那妇人一摊手之间，我却陡地呆了一呆。我在那一瞬间，看到那妇人的手上，戴着一只镶有红得令人心头震惊的红宝石戒指！

那是极品的红宝石（我对珠宝有着极度的爱好和相当深刻的研究），这种红宝石的价格，远在同样体积大小的上等钻石之上，那妇人戴这枚戒指的方式也十分特别，她不是将镶有宝石的一面向外，而是将那面向里，所以，只有她摊开手来时，我才看得见。

这样的一枚红宝石戒指，和这样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相称的！

而我的震惊神态，也显然立时引起了对方的注意，她连忙缩回手去，并且将手紧紧地握住，那样，那块极品红宝石，就变成藏在她的掌心之中了。

我在那片刻间，心中生出了极度的疑惑来：这样可怕的妇人是什么人？何以她住在那样普通的地方，又要亲自操作家务，但是她却戴着一只那样惊人的红宝石戒指。这一只戒指，

照我的估计，价值是极骇人的。

而且，上好的红宝石，世上数量极少，并不是有钱一定能买得到的东西。

一样东西，到了有钱也买不到的时候，那么它的价值自然更加惊人了！

我在那刹那间，改变了我立即离开她们的主意。老实说，我突然改变主意，并不为了什么，我只是好奇而已。

我原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我真想弄清楚那可怕的妇人的来历和那枚红宝石戒指的由来。

我故意不提起那枚戒指，我咳嗽了一声，道：“你看，这封信中，好像还附有什么东西，可能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

那妇人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头，道：“我们已经说过，不知道米伦太太要将信寄到什么地方去的。”

我陪着笑，道：“那么，米伦太太可有什么遗物么？”

那妇人立时张大了口，看她的样子，分明是想一口回绝我了，但是小姑娘姬娜却抢着道：“妈妈，米伦太太不是有一口箱子留下来么？那只红色的大箱子。”

那妇人立时又道：“那不干这位先生的事，别多嘴！”

我仍然在我的脸上挤出笑容来，道：“夫人，你看，这封信是寄给尊埃牧师的，或许，在米伦太太的遗物之中，有着尊埃牧师的地址。她已死了，她死前想寄出这封信，你总不希望死者的愿望不能实现吧？”

我知道，墨西哥人是十分迷信，而且相当尊敬死人的，这一点，和中国人倒是十分相似的。

果然，我最后的一句话生了效，那妇人迟疑了一下，道：“好，你不妨来看看，但你最好尽快离去，我的丈夫是一个醉鬼，当她看到屋中有一个陌生男人的话——”

我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笑，我要紧紧地咬住了唇，才不



致于笑出声来。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妻子，而居然还要担心的话，那么他必然是醉鬼无疑了！

我低着头，直到可以控制自己不再笑了，我才敢抬起头来，跟着她，走进了一间房间，姬娜也跟了进来。那间房间十分小，房间中只有一张单人床，在单人床之旁的，则是一只暗红色的木头箱子。

那箱子也不是很大，这时正被竖起来放着，当作床头柜用。在箱子的上面，则放着一个神像。

那个神像好像是铜制的，年代一定已然十分久远了，因为它泛着一种十分黝黯的青黑色。我第一眼看到它，便被它吸引住了，因为我竟无法认出那是什么神来，这个神像有一张十分奇怪的脸，戴着一顶有角的头盔，手中好像持着火炬，他的脚部十分大。

而那只箱子上，则刻着十分精致的图案，刻工十分细腻，绝不可能出于现代的工匠之手！

这两件东西，和那张单人床，也是绝不相配称的。

那妇人道：“这就是米伦太太的房间，和她在生之前一样，这箱子就是她的。”

从那箱子，那神像，我忽然联想到了那妇人手中，那枚非比寻常的红宝石戒指。我的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概念，那枚红宝石戒指，一定也是米伦太太的！

我伸手拿起了那神像（那神像十分沉重，重得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放平了那只箱子，箱子有一柄锁锁着。

同时，我顺口道：“夫人，你也是墨西哥人，是不是？米伦太太只是一个人在这里，她何以会一个人在这里的？她的丈夫，是做什么事情的？”

那妇人立时提高了警惕，道：“先生，你问那么多，是为了什么？”

我笑了一笑，没有再问下去，并没有费了多久，我就弄开

了锁，将那只箱子打了开来。

令我大失所望的是，那箱子几乎是空的，只有一叠织锦，和几块上面刻有浮雕、银圆大小般的铜片。

我并没有完全抖开那叠织锦来，虽然它色彩缤纷，极其美丽，我只是用极快的手法，将五六片那样的圆铜片，藏起了一片来。

我先将之握在掌心之中，然后站起身来，一伸手臂，将它滑进了我的衣袖之中。

就我的行为而言，我是偷了一件属于米伦太太的东西！

我当然不致于沦为窃贼的，但这时，我却无法控制我自己不那样做。因为这里的一切，实在太奇特了，奇特得使我下定决心，非要弄明它的来历不可。

当我将那圆形的有浮雕的铜片，藏进我的衣袖之中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准备回去慢慢地研究，或者向我的几位考古有癖、学识丰富的朋友去请教一下，我当时的心中只是想，那位米伦太太，一定是十分有来历的人，绝不是普通人物。

我的“偷窃手法”，十分干净俐落，姬娜和那妇人并没有发觉，我关上箱子，又将锁扣上，道：“很抱歉，麻烦了你们许久，这封信我会另外再去想办法的。”

我一面讲，一面向门口走去，到了门口，我向那妇人道别，又拍了拍姬娜的头，随口问道：“那封信中好像还有一样东西，你们知道那是什么？”

我只是随口问问的，也绝没有真的要得到回答，可是姬娜却立即道：“那是一柄钥匙！一柄长着翅膀的钥匙，米伦太太生平最喜爱的一件东西。”

我呆了一呆，道：“长着翅膀的钥匙？什么意思？”

“钥匙上有两个翅膀，是装饰的，”姬娜解释：“米伦太太有两件东西最喜欢，一件是这柄钥匙，另一件是她的一枚戒





指，那戒指真美，她临死之际送给了妈妈，妈妈答应她死时，也送给我。”

姬娜讲到这里，停了一停，然后又补充道：“我不想妈妈早死，但是我想早一点得到那戒指，它真美丽！”

姬娜不住地说那枚戒指真美丽，而不必她说明，也可以知道她说的戒指，一定就是她妈妈戴在手上的那一枚。

我不再急于去开门，并转过身来，道：“夫人，那枚戒指，的确很美丽，可以让我细看一看么？”

那妇人犹豫了一下，也许是因为我的态度，始终如此温文有礼，所以她点了点头，将那枚戒指自她的手指上取了下来，放在我的掌心。

我能够细看那枚戒指了，姬娜也凑过头来。唉，那实在是美丽得惊心动魄的东西，古今中外的人，如此热爱宝石，绝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天然的宝石那种美丽，简直可以令人面对着它们时，感到窒息！

这一点，绝不是任何人工的制品，所能够比拟的。

天然的宝石，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如今我眼前的那块宝石，便是那样，它只不过一公分平方，不会有超过三公厘厚，可是凝神望去，却使你觉得不像是在望着这一块小小的红色的宝石，而像是在望着半透明的，红色的海洋，或是红色的天空！

我望了半晌，才将之交还了那妇人，然后，我才道：“夫人，恕我冒昧问一句，你可知道这一枚戒指的确实价值么？”

那妇人一面戴回戒指，一面道：“不知道啊，它很美丽，是不是？它很值钱么？值多少？五百？嗯？”

我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只是含糊说了一句，道：“也许。”

我并不是不想回答她的问题，而是我怕我的答案讲出来，会使她不知所措，昏过去的，这样的一块上佳的红宝石，拿到



国际珠宝商场去，它的价格应该是在“三百”或“五百”之下，加上一个“万”字！而且还是以世上最高的币值来计算！

这枚戒指原来的主人是米伦太太，那么，米伦太太难道也不知道这枚戒指的价值么？想来是不可能的，而她将那枚戒指送给了人，却将那钥匙寄回墨西哥去！

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当我告辞而出，来到了我车子旁边的时候，我又抬头向我刚才出来的地方，看了一眼，刚才那不到半小时的经历，实在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一桩事了。

我心中不住地问自己，那米伦太太，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上了车子，坐了下来，竭力使我思绪静一静，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决定去找那几位对于古物特别有兴趣，也特别有研究的朋友。

我知道他们常在一个地方，那是他们组成的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只有七个人。而要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困难，还是你立定心机去发动一场政变，自任总统来得容易了。要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必须认出七个老会员拿出来的任何古董的来历。

我曾申请加入这个俱乐部，我认出了一只商鼎，一方楚镜，一片残旧的文件（十字军东征时的遗物），和一只银制的，属于玛丽皇后的香水瓶。

但是我却在一片幽黑的烂木头前碰壁了，后来，据那个取出这块烂木头的人说，这是成吉思汗的矛柄。我心中暗骂了一声“见你的鬼”，我未能成为会员。

但是，我因为认出四件古董，那是很多年来未曾发生过的东西，是以蒙他们“恩准”，可以随时前往他们的会所“行走”。这个“殊恩”，倒有点像清朝的时候，“钦赐御书房行走”的味道。

我一直将车子开到了这个俱乐部会所之外，那其实是他们七个会员中一位的物业，司阍人是认识我的，他由得我迳自走



奇
門